潛夫論題辭

晁氏曰後漢王符撰符字節信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張衡崔瑗輩友善自安和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遂不得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五篇著之漢史以爲足以觀見當時風政頗瀾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敘旨意甚明云

潛夫論題辭畢

百家類纂

儒家類　潛夫論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己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

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
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
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
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
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
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
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
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
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
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

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

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
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羣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
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
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
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
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
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
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
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
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游博持掩爲事丁夫
不扶犂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

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

絺葛爲章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杶樗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

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椁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羣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從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

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絶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虚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

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

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冤民仰希中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

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
或轉請隣里饋粮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
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
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
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
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
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
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
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
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

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

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
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
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
明之哉夫謹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
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
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
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
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
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
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
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玆無赦先

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潛夫論終

昌言題辭

漢書本傳山陽仲長統撰統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然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尚書令荀彧聞其名奇之舉爲尚書郎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令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畧載之云

昌言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

儒家類　　昌言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親執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耶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

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
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
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
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
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
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相溼上下
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
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
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
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
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

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冦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罔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

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眄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寛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爲諱惡設智功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

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秉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絶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夫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

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與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猒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簒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弊風俗移易純樸巳去智惠巳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慾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横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

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猶網禁踈濶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

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値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

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

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君

是則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閒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剖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禀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

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熈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

士之蔬食立望餓莩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

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愨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人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

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埶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憑藉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

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如彼之疑何其詭邪

昌言卷終

申鑒題辭

陳氏曰漢黃門侍郎潁川荀悅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大梁李濂氏曰悅儉之子淑之孫也年十二能說春秋家甚貧無貲易牘每借牘覽視輙一一誦記所負者綽乎足用世矣惜生值靈帝時才志識猷沮而弗行乃退焉託疾著書以自表見時人莫之識也所著有漢紀三十篇申鑒五篇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皆可傳嗟乎世之賢人志士抱經世之遠畧格於時而弗能用者豈獨一荀仲豫哉然人滅而文彌彰仲豫亦可以少慰矣

申鑒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九

儒家類　申鑒

政體

天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疆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亂政時亦惟荒圮湮茲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茲斯行遠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以統其精氣剛柔以品其羣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故凡政之

大經法教而已教者陽之化也法者陰之符也教以先之法以繩之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莅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五德不離六節不悖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以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俗亂則道荒雖

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民不樂生不可觀以善雖使卨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善惡要於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

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不賭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忒惑外無異望慮其賭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請謁無所聽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治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犯刑況於辱乎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畔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

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必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治垂拱揖遜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天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上有師傅下有讌臣大有講業小則咨詢不拒直辭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內不二是謂有交問明於治者其統近萬

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正立而四表定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耳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胷心之中而功覆天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民爲手足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者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踊水之機可使無降善立教

者若茲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顔冉同趨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絕民之情謂之荒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已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已之所欲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謂理之源

斯絶矣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應於鈎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馬和於手而調於銜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有

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追則飛跳則放志閑則比之流緩而不安則食之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才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天下以聖王爲樂凡主以天下爲樂天下以凡主爲憂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已以屈天下之樂申天下之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天下之道也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眞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眞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

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寶也

時事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獸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樸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惟性不求

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絕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已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說去淫智抑百家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

或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旣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榦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漢之祿也輕夫祿必稱位一物不

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叅相澹必也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外內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

備博士廣太學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

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眞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
說不同皆自謂古今仲尼邈而靡質昔先師設而無閒將
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絶於朝野逮至
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
先後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後進相放彌以滋蔓故一源
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孰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
可參者焉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
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
違天不祥違人不義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

記動動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各章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俗嫌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

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或問曰時羣忌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焦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龍虎之會晉祥也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或曰然則日時可廢與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禮也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仙之術曰誕哉未之也已矣聖人弗學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短長數也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仙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謂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捷言羌亥勇期賁育聖云仲尼壽稱彭祖物有俊傑不可誣也非學之致也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唯壽則唯能用道唯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否則不宣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其氣勿使有所壅閼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故喜怒哀樂思過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夫申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

得其和而已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假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藥者療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顏冉何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

或問黃白之儔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爲瓦則可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以造牛馬不幾矣不其然與

雜言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商德之衰不鑒於湯禹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

僻志萌則僻事作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之謂明齊桓公中材也未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羣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衛姬色妾非愛也任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闔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則愚可以爲堯舜矣爲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爲損之鷸蚌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徵也

人主多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是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

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則必矯上拂下罪也
有罪之罪邪臣由之無罪之罪忠臣置之人臣之義不曰
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
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
義斯已而已矣不已則奉身以退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
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
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
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進忠有三術一曰防二曰
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
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
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

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強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

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鉅矣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衛武箴戒於朝勾踐懸膽於坐厲矣哉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不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趙昭儀不幸不失命栗姬不幸不廢鈎弋不幸不憂傷非災如何若愼夫人之知班婕妤之明德皇后之德卲矣哉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偏焉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禮者政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違道順上謂之諛臣忠所以爲上也

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審乎所爲慎乎所安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齊威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鳳儀于韶麟集于孔應也出于此應于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復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靜不同雅度以

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
馬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子亦云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琴瑟一聲誰能聽之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此之謂也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
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
淺矣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眞人之
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達以行
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
之所以立檢者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
明應之況於萬民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物乎事實

則功立分定則不淫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曰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脩其去楚亦遠矣遵路而騁應方而動君子有行行必至矣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分而行之以行爲貴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鈇矣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也以受之難故也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人者

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
君子所要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
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
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
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
矣其正不若傳莫不爲道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
知神之機妙之至也莫不爲正[缺]正之至也故君
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誇焉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
要其至矣莫不爲德玄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弘矣聖
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楊雄曰人之性善惡混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曰問其理曰情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混是上智懷惠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言爲然

或曰請析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感應而動者也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又曰爻彖以情言亦如之凡情意心志者皆情動之別名也性見乎辭是稱情也言不盡意是稱意也中心好之是稱心也以制其志是稱志也唯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

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其次也遠而後能復又其次也其下者遠而不復者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行而止之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君子嘉仁而不貴惠尊禮而不貴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

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賓任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赦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大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者其盛德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沉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沉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

夫小道者之足羞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
纖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域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
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

中鑒卷終

忠經題辭

漢南郡太守馬融撰按融此書擬孔子孝經而作也夫忠孝本之天性原無二道故曰孝者所以事君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孝立而百善從之矣是書不爲贅乎今録之者其人則非其言則有可取固不得因其人而廢之也史議其奢樂恣性黨附成譏謂識不能匡欲天台方遜志氏曰馬融以通經術稱名儒旣事梁冀復爲作章奏請誅李固節義喪敗蓋心在於利祿也然卒不免冀手未幾被髠徙朔方二者無一得而徒取惡聲豈不足以爲患失者之戒乎其人若此忠於何有故君子貴聞道徒言非所尚爾

忠經題辭畢

儒家類　忠經

天地神明章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覆莫大乎忠忠者中也至公無私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為國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身一則百祿至家一則六親和國一則萬人理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聖君章

惟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蓋聖君之忠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冢臣章

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成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狥國而已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任賢

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德洋溢頌聲作焉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百工章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有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守宰章

在官惟明涖事惟平立身惟清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

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宣君德以弘大其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則人愛之如愛其親盖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兆人章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政理章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施之以政理

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爲善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爲非也刑則在省而中政則在簡而能德則在愽而久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故君子務於德脩於政謹於刑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武備章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淳德布洽戎夷禀命統軍之師仁以懷之義以厲之禮以訓之信以行之賞以勸之刑以嚴之行此六者謂之有利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觀風章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理辨則忠事審則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以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是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之而黜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保孝行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忠苟不行所率猶非其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廣爲國

明主之爲國也任於政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内睦以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人臣和悦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廣至理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天下之心爲心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無爲而天下自清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私而天下自公賤珎則人去貪徹侈則人從儉用實則人不僞崇讓

則人不爭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樂其生保其壽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揚聖章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君德不足忠臣以爭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誦之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矣夫

辨忠章

大哉忠之爲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以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爲國必先辨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

則國徳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别淑慝其是謂乎

忠諫章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既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證應章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善莫大於作忠惡莫大於不忠忠則

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報國章

爲人臣者官於君先後光慶皆君之德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二曰獻猷三曰立功四曰興利賢者國之幹猷者國之規功者國之將利者國之用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

盡忠章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

其力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政教以之而美禮樂以之而興刑罰以之而清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嘉祥既成告于上下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

忠經卷終

中論題辭

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曾子固嘗序其書畧曰偉長生於漢魏之間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理況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論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可不謂賢乎唐志六卷今本二十篇録其粹者附于儒家

中論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

儒家類　中論

治學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哉學也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爲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爲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勤

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黄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衮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若有似乎畫采玄黄之

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没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興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爲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已心群言一乎已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

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爲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勤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博達矣凡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

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法象

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爲冕服采章以旌之爲珮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懈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

者末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之者至矣小人皆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巳之卑而不知其所以然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兎罝施於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口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身無戲謔之行行

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可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可得而狎也
是以不愠怒而德行行於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
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者蓋此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
然況得意而行於天下者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
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
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由也
則有媟慢以爲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
禍於戲言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弑於嘗黿是故君子
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
不作福祿從之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
以汝故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

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無絕交無畔朋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郤犨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招亂蓫罷以既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產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不越乎表

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述作有
方動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也

脩本

君子之於巳也無事而不懼焉我之有善懼人之未吾好
也我之有不善懼人之未吾惡也見人之善懼我之不能
脩也見人之不善懼我之必若彼也故其嚮道止則偶坐
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珮晝也與之遊夜也與
之息此盤銘之謂日新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孔子曰弟子
勉之汝毋自舍人猶舍汝況自舍乎人遠汝其遠矣故君
子不恤年之將衰而憂志之有倦不寢道焉不宿義矣
夫珠之含礫瑾之挾瑕斯其性與良工爲之以純其性若

夫素然故觀二物之旣純而知仁德之可粹也優者取多焉劣者取少焉在人而已孰禁我哉乘扁舟而濟者其身也安粹大道而動者其業也美

先民有言明出乎幽著生乎微故宋井之霜以基昇正之寒黃蘆之萌以兆大中之暑事亦如之故君子脩德始乎笄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嶽易曰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積小致大之謂也

琴瑟鳴不爲無聽而失其調仁義行不爲無人而滅其道故絃絕而宮商亡身死而仁義廢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無以知人之德君子自強其所

重以取福小人日安其所輕以取禍

世之治也行善者獲福爲惡者得禍及其亂也行善者不獲福爲惡者不得禍變數也知者不以變數疑常道故循福之所自來防禍之所由至也遇不遇非我也其時也夫施吉報凶謂之命施凶報吉謂之幸守其所志而已矣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布德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况人事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道者非良士也

虛道

人之爲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群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之所貴者遷善懼其不及改惡恐其有餘故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蓋聞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由此

觀之人無賢愚見善則譽之見惡則謗之此人情也未必有私愛也未必有私憎也今夫立身不爲人之所譽而爲人之所謗者未盡爲善之理也盡爲善之理將若舜焉人雖與舜不同其敢謗之乎故語稱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脩身療暑莫如親冰信矣哉

貴驗

事莫貴乎有驗言莫棄乎無徵言之未有益也不言未有損也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而誰其疑我哉今不信吾所行而怨人之不信也猶教人執鬼縛魅而怨人之不得也惑亦甚矣

根深而枝葉茂行久而名譽遠易曰恒亨無咎利貞言久於其道也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何則積之於素也故染不積則人不觀其色行不積則人不信其事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化化在令外也

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兎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夫聞過而不改謂之喪心思過而不改謂之失體失體喪心之人禍亂之所及也君子舍旃

周書有言人無鑒於水鑒於人也鑒也者可以察形言也

者可以知德小人恥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恥其行之不如堯舜也故小人尚明鑒君子尚至言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

貴言

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若與之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巧商賈則以貴賤府史則以官守大夫及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易曰艮其輔言有序不失事中之謂也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知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牽制也

大禹善治水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

有金石絲竹之樂則不奏乎聾者之側有山龍華蟲之文則不陳乎瞽者之前知聾者之不聞也知瞽者之不見也

昔倉梧丙娶妻美而以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邉水暴至不去而死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也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兄之食出居於陵欲以

爲潔也則不如無潔焉宗魯受齊豹之誅死孟縶之難欲以爲義也則不如無義焉故凡道蹈之既難錯之益不易是以君子慎諸己以爲往鑒焉

藝紀

藝者德之枝葉也德者人之根幹也斯二物者不偏行不獨立木無枝葉則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瘣人無藝則不能成其德故謂之野若欲爲夫君子必兼之乎先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

合萬舞秋班樂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人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脩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治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其斯之謂歟君子者表裏稱而本末度者也故言貌稱乎心志藝能度乎德行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純粹內實光輝外著

恭恪廉讓藝之情也中和平直藝之實也齊敏不匱藝之華也威儀孔時藝之飾也通乎羣藝之情實者可與論道識乎羣藝之華飾者可與講事事者有司之職也道者君

子之業也先王之賤藝者蓋賤有司也君子兼之則貴也

智行

徐偃王知脩仁義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僞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者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禍於忽杪求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爲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愈乎

爵禄

古之制爵祿也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功大者祿厚德遠者爵尊功小者其祿薄德近者其爵卑是故觀其爵則別其人之德也見其祿則知其人之功也不待問之古之君子貴爵祿者蓋以此也非以黼黻華乎其身芻豢之適於其口也非以美色悅乎其目鐘鼓之樂乎其耳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明王在上序爵班祿而不以逮也君子以爲至羞何賤之有乎先王將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清廟之中陳金石之樂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故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爵祿之賤也

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
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
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爲聖人之大寶曰位位也者
立德之機也勢也者行義之杼也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
地之化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六合之内各竟其願其爲
大寶不亦宜乎故聖人以無勢位爲窮百工以無器用爲
困困則其資亡窮則其道廢故孔子栖栖而不居者蓋憂
道廢故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
福夫登高而建旌則其所視者廣矣順風而振鐸則其所
聞者遠矣非旌色之益明鐸聲之益遠也所託者然也況
居富貴之地而行其政令者乎

考偽

昔楊朱墨翟申不害韓非田駢公孫龍汨亂乎先王之道譸張乎戰國之世然非人倫之大患也何者術異乎聖人者易辨而從之者不多也今爲名者之異乎聖人也微視之難見世莫之非也聽之難聞世莫之舉也何則勤遠以自旌託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託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託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託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故麤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遊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

以巳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説道其大抵也苟可以收名而不必獲實則不去也可以獲實而不必收名則不居也汲汲乎常懼當時之不我尊也皇皇爾又懼來世之不我尚也心疾乎内形勞於外然其智調足以將之便巧足以莊之稱託比類足以充之文辭聲氣足以飾之是以欲而如讓躁而如静幽而如明跛而如正考其所由來則非堯舜之律也核其所自出又非仲尼之門也其回遹而不度窮涸而無源不可經方致遠甄物成化斯乃巧人之雄也而僞夫之傑也然中才之徒咸拜手而贊之揚聲以和之被死而後論其遺烈被害而猶恨巳不逮悲夫人之陷溺蓋如此乎

鄉愿無殺人之罪也而仲尼惡之何也以其亂德也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静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春秋外傳曰姦仁爲佻姦禮爲羞姦勇爲賊夫仁禮勇道之美者也然行之不以其正則不免乎大惡故君子之於道也審其所以守之慎其所以行之問者曰仲尼惡歿世而名不稱又疾僞名然則將何執曰是安足恠哉名者所以名實也實立而名從之非名立而實從之也仲尼之所貴者名實之名也貴名乃所以貴實也

審大臣

昔管夷吾嘗三戰而皆北人皆謂之無勇與之分財取多

人皆謂之不廉不死子糾之難人皆謂之背義若時無鮑叔之舉霸君之聽休功不立於世盛名不垂於後則長爲賤丈夫矣魯人見仲尼之好讓而不爭也亦謂之無能爲之諺曰素韠羔裘求之無尤黒求素韠裘之無戾夫以聖人之德昭明顯融高宏博厚宜其易知也且猶若此而况賢者乎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亂之所由致也治世則不然矣叔世之君生乎亂求大臣置宰相而信流俗之說故不免乎國風之譏也而欲與之興天和致時雍遏禍亂弭妖災無異策穿蹄之乘而登太行之險亦必顛

蹟矣故書曰肱股墮哉萬事隳哉此之謂也

亡國

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乎亡者何也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苟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乎路說而賢無異乎木主也昔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當是時也三后之典尚在良諫之臣猶存也下及春秋之世楚有伍舉左史倚相右尹子革白公子張而靈王喪師衛有太叔儀公子鱄蘧伯玉史鰌而獻公出奔晉有趙宣子范武子太史董狐而靈公被殺魯有子家覊叔孫婼而昭公野死齊有晏平仲南史氏而莊公不免虞虢有

宮之奇舟之僑而二公絕祀由是觀之苟不用賢雖有無益也然此數國者皆先君舊臣世祿之士非遠求也乃有遠求而不用之者昔齊桓公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楚春申君亦好賓客敬待豪傑四方並集食客盈館且聘荀卿置諸蘭陵然齊不益強黄歇遇難不用故也夫遠求賢而不用之何哉賢者之爲物也非若美嬪麗妾之可觀於目也非若端冕帶裳之可加於身也非若嘉肴庶羞之可實於口也將以言策策不用雖多亦奚以爲若欲備百僚之名而不問道德之實則莫若鑄金爲人而列於朝也且無食祿之費矣然彼亦知有馬必待乘之而後致遠有醫必待行之而

後愈疾至於有賢則不知必待用之而後與治者何哉賢者難知歟何以遠求之易知歟何以不能用也豈爲寡不足用欲先益之歟此又惑之甚也

明王之得賢也得其心也非謂得其軀也苟得其軀而不論其心也斯與籠鳥檻獸無以異也則賢者之於我也亦猶怨讐也豈爲我用哉雖曰班萬鍾之祿將何益歟故苟得其心萬里猶近苟失其心同衾爲遠今不脩所以得賢者之心而務循所以執賢者之身至於社稷顛覆宗廟廢絕豈不哀哉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言不用賢而在乎誠不用賢言賢者口也知賢者行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進不肖者退不亦難乎夫照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樹而已

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則天下其歸之若蟬之歸火也善哉言乎昔伊尹在田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其次則甯戚如齊百里奚入秦范蠡如越樂毅遊燕故人君苟脩其道義昭其德音慎其威儀審其教令刑無頗僻獄無放殘仁愛普殷惠澤流播百官樂職萬民得所則賢者仰之如天地愛之如親戚樂之如塤篪歆之如蘭芳故其歸我也猶決壅道滯水注之大壑何不至之有苟麤穢暴虐馨香不登讒邪在側佞偪充朝殺戮不辜刑罰濫害宮室崇侈妻妾無度撞鍾舞女淫樂日縱賦稅繁多財力匱竭百姓凍餓死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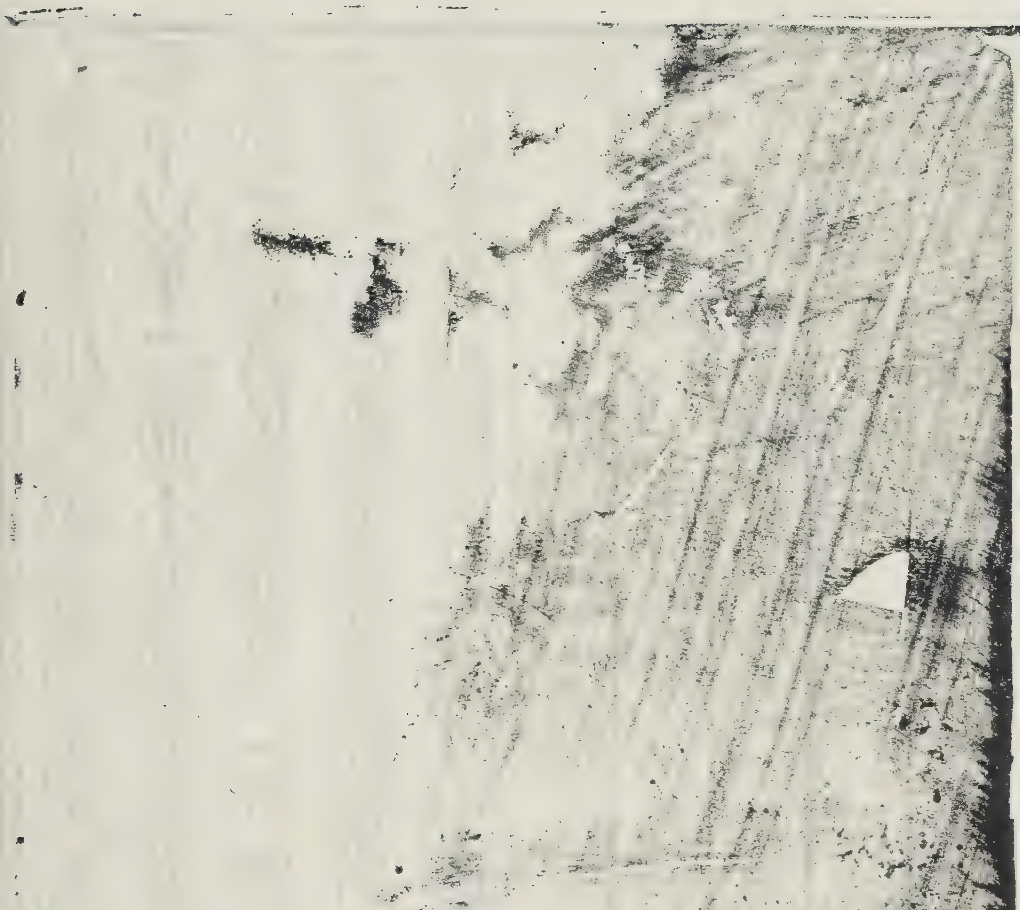
盈野矜己自得諫者被誅內外震駭遠近怨悲則賢者之視我容貌也如魍魎臺殿也如狴犴采服也如衰絰絃歌也如號哭酒醴也如滫滌肴饌也如糞土從事舉錯毎無一善彼之惡我也如是其宜至哉今不務明其義而徒設其禄可以獲小人難以得君子君子者行不媮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禄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此之謂也

賞罰

賞罰不可以踈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踈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

亡懼賞重則民傲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愼乎可不愼乎

中論卷終



文中子題辭

隋王通撰名中説通字仲淹文中蓋門人私謚因以名其書宋景濂氏曰世之疑通者有三一云唐房杜傳中畧不及其姓名此書乃阮逸僞作未必有其人按皮日休著文中子碑謂通生乎陳隋之世以亂世不仕退居河汾序述六經敷爲中説以教門人皮唐人也距隋爲近其言若此果無其人乎書果逸能僞作乎一云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爲史官所削然史氏職在善惡畢書以爲世戒人有穢行見諸簡策者多矣何特削通哉一云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未必其門人脫有之何不薦諸太宗然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通

巳先卒是歲十一月唐公始入關將爲薦之意諸公往來河汾雖授經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第其書出於福郊福時之所爲牽合傅會反不足取信於人耳按程子有言王通隱德君子也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而近世王陽明氏亦以爲續經未可盡非有更覺良工心獨苦之語嗟乎仲淹生於魏晉佛老之餘能挺㧞流俗講明聖人之學毅然以師道自任固豪傑之士而聖人之徒也獨柰何嘵嘵者隨聲詆議之哉今其書具存取而讀之必有神交冥契者矣

文中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

儒家類　文中子

王道篇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

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

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羮藜含糗無所用也荅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

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辱也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

唏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彝倫乎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

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

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説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

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

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絶惟有道者能之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寃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出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

叔恬曰文仲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

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

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

子曰吾視千載巳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

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

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

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

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

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爲可也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豊則通也受

賜多矣不願仕也

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巳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巳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猾者也其文急

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眺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

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

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

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綈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

芮城府君起家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至心爲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顚非一木所支也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

誇衒若愚似鄙令人以爲耻我則不耻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禄以報勞官以授德

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冐天下之誇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絶也内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温彦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故曰存乎其人

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

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不亦樂乎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

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揚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

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劒珮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

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

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曰訓曰對曰

讚曰議曰誡曰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

鄭和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曰必也義

問易篇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荅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

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黄帝有合宫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切而不指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

子曰改過不悋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

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

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游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是故惡夫異端者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抗矣又烏取帝名乎故帝制没而名實散矣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讐也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誡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絶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禮樂篇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

乎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

或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問溫嶠子曰毅人也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

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

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勤於几杖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彼乎逆上吾不與也

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斯而已矣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噫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

而操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栧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撰騶

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賈瓊事楚公困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文中子以爲知言

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其人知之矣

述史篇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没稱焉

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

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

文中子曰春秋以其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於是乎天人備矣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故君子備之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魏相篇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命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

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
曰禮得而道存矣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
絶由去媒讒佞遠矣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
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
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
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
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
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恡者義之蠹也

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

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頯如也重而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驕口敦如也闊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

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

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

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僞靜詐儉者

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强哉矯也

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茍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

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

立命篇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

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故歸之於天易曰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
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
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門人有問姚義以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姚
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
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
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
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
後之豈養蒙之具邪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

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

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有行之者

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來一往各以
數至豈徒云哉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杜如
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
爲政而何有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
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
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義生於豐故富
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
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潛五禮措
五服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
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淳漓

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

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天之道也

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已

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
故以饗禮接焉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
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
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
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
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
問三才之蘊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
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
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
是收退而學易

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

已信則有之矣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

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關朗篇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

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次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能理矣

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蓘則有豐年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真帝也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黄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魏永為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

上也

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温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

文中子卷終

鹿門子題辭

唐皮日休撰日休自志云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懸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馬嗚呼古聖王能旌夫山谷氏之善者意在斯乎今觀其書推孔氏而說仁義明治亂之故究厝理之要詭於道者鮮矣末篇云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慨然有感於世者書以隱名悲時莫能用也

鹿門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

儒家類　鹿門子

或曰仲尼思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折怪甚也聖人隱而不言謂一君之暴災延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示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揎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熊羆走及虎兕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以虐物貪勇而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距而過賢者寒浞竊室子頹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爲虵豕民爲蝘蜮然後世

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王讌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爲當世師行一行爲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蜚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猰貐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爲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跡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爲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脩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兕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士爲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位之不遠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兕乎蛟龍乎是天不爲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兕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爲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爲心之駔儈焉君子不爲其所不爲小人爲其所不爲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絜者不觀其鑑觀其當也愼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

者能潔當危能愼戒也非眞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已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已
爲天下累故人憂之今道有赤子將爲牛馬所践見之者
無問賢不肖皆惕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
君室有色婦有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
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
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爲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
爲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爲不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裨之
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之

噫禆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禆於祥瑞也蛟龍禆於潤澤也昆蟲禆於地氣也雲物禆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紂大君之組綬食生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禆於祿食也況能禆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幬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況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孰吾去孰而取廉者也伯夷弗仕非君弗治非民治則進亂則退吾得志弗爲也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

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溷吾去溷而取辯者也

吏不與姦罔期而姦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姦罔之喪己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愛之百小人妬之一愛固不勝於百妬其爲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牙卿者仲尼之散木也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實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况夫金貝珠璣哉

古之决獄得民情也哀今之决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士斯禮遂亡悲夫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

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畜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愛雖至而不媟讐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巳豈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謗尚愈乎進亏箕之家生子而捨乎亏箕陶抗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抗噫吾之道猶亏旌陶抗乎

自漢至今民産半入乎公者其惟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

去病乎設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暨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

古之用賢也爲國今之用賢也爲家

或曰楊墨有道乎曰噫錢格籛皆有道也何啻乎楊墨哉吾知夫今之人嗜楊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鹿門子卷終

危辭題辭

本朝翰林待制王褘撰危辭者即莊子所謂危言危酒危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餘味故曰危言公以博學高文聯職侍近制作之美有光簡策曁奉命徃諭南詔懷忠秉義不屈而死臣節凛然光明俊偉此其文之本也是篇溫醇典雅成一家言因録之以見我　國初人文氣化渾樸完固所以培植命脉者實在於玆若其文辭之美則宋景濂氏蘇伯衡氏叙之詳矣不具論云

危辭題辭畢

百家類纂

儒家類　　　危辭

聖人之治天下也仁義禮樂而已矣仁義充其所固有所以治其內也禮樂修其所當爲所以治其外也是故內外交治而天下化矣

五帝異禮三王不同樂此言禮樂之文耳聖人建天地之中以爲禮導天地之和以爲樂故大禮與天地同流大樂與天地同和此萬世之所同也五帝三王豈得有所損益也哉

至誠之道通天人貫古今萬理之原百行之根其存不易其運不息不易故有常不息故無疆

人身甚微細也而至廣且大者心也範圍天地經緯古今綜理人理酬酢事變何莫非心思之所致也於是聖賢有心學焉先之以求放心次之以養心終之以盡心是故心學廢人之有心者猶無心矣無心則無以宰其身倀倀焉身猶一物耳何名爲人哉

人心之靈思而已矣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楊子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大學致知格物之功其有出於思之外者乎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無思也不待思也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復何待於思哉

惟至靜足以制天下之物惟至虛足以容天下之物靜者道之體虛者道之具不能靜未有能乘動者也不能虛未有能致實者也不能乘動道無由而用不能致實道無自而立

聖人法天而立道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秋冬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此天人之義古今之道也

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參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志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害所在可以盡天下之心矣

明主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才各有所用當其用則其才乃見伊尹周公設不用爲相而使爲百工特百工之一耳何以見其相才乎干將莫邪以之水斬蛟龍陸剸犀革其芒刃有餘利用以割雞屠狗猶夫刀也駃騠騕褭一日千里不竭蹶而可至顧使局促立仗下其與駑駘奚異哉

君子嘗聞已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已之過則其過可得而遂改言人之過乃所以益已之過而已

君子有五恥而不能富貴不與焉行不擇義君子恥之言不成文君子恥之學不聞道君子恥之仕不得君君子恥之澤不及民君子恥之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彊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蘄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也心

不可欺也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穽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則謹言慎行也視其足嘗若刖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鷲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黿鼉猶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畢戈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拘軆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名者禍之輿

君子觀於水亦可以喻道矣其流而不息似道遍乎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緜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清冷以入鮮潔以出似廉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槩似度其萬折必東似信

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達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君子比禮焉

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夫處困而能亨非大人不能也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

勹越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皆困而終亨者也困之爲道從寒之及暖暖之及寒惟聖賢知之而難言之故曰有言不信

朝廷之文閎而穆郊廟之文肅而簡都邑之文麗而壯學校之文博而辨仙釋之文竒而邃山林之文逸而峻丘隧之文婉而章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我矣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華棄道之真者也

天不可知也可知者理命不可必也可必者義明於理則合天安於義則盡命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致之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氷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蟲不知苦糞蛆不知臭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化而不自知悲夫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則情眞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名之爲物與福相爲乘除與禍相爲倚伏名之重者福必減名之顯者禍必增故造物之所忌者名君子欲逃焉而不可得者也

江左之習崇尚老莊虛無以爲宗曠達以爲務脫畧名檢表飭風致以清談相誇詡當世莫不識其廢事也然淝水

之役謝安以笑談却符堅百萬之衆[illegible]其果[illegible]事乎

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illegible]之名節晉宋之清談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縣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

天下之勢匪彊則弱而皆至於亡國周以弱亡秦以彊亡勢之所趨如水就下雖聖人莫能遏之而預爲之也周公之封於魯也尊尊而親親後世遂以弱亡太公之封於齊也擧賢而尚功後世遂以彊亡周公太公豈智不知其勢之必弊哉力弗及也雖然及其弊也使聖人而復出焉則一弛一張所以消息調護之者固必有其道矣

危辭卷終

郁離子題辭

郁離子者我　國朝誠意伯劉基伯溫之所著也公年甫二十登元進士第後弃官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此書郁離者離爲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爲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天台徐氏曰其書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辨博奇詭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我

皇祖龍飛卒以宏謨偉畧輔翼興運是書所藴身親用之嗚呼一人之用舍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此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按公文章事業爲開國宗臣兹所録猶

帠之一臠耳豈足以盡公乎然天生偉人以開一代文
明之盛真不偶然者矣

郁離子題辭畢

百家類纂卷之十一

儒家類　郁離子

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是爲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爲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爲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爲其所可爲不爲其所不可爲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吾何爲而自纍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其數與抑亦以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曰何謂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以羊負軛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驂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爲

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證知脈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哓哓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寛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

源過谿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摶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人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覇世之民猶以水摶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水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摶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盗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

激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況敢逆施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求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索而力遏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闕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防也其庸有瘳乎夫民有欲而無猒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賞利莫大矣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戢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皷亂也不臧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朙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鄉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烟火出也

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煙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烟出火也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羣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不得見矣得見假之

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况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今人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核於其欲者特行焉將以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爲迂而舍之至於死弗寤哀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欲揜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黯黯耳人莫之知也霧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隱何其蚩也是故縣黎之玉處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底其壽可以

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之於是乎椎鑿來而斲鐍發矣桂樹之輪囷詰樛與栲櫏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憚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達也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聲是故鸚䳇縶于能言蜩蝱獲于善鳴樗以惡而免割斲以苦而不烹何不翳子之燁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寻聞之晚也

東南之美有荊山之麢臍焉荊人有逐麢者麢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麢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知之不如麢耶

靈丘之丈人善養蜂歲收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丈人卒其子繼之未期月蜂有舉族去者弗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熇熇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鄰之叟對曰以蠭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廬有守刳木以為蠭之宮不罅不庮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五五為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墐發蕃則從而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蟊蚍蜉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澌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潰其取蜜也分其贏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

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汙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臲卼出入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久也蛅蟖同其房而不知螻蟻鑽其室而不禁鷾鴯掠之于白日狐狸竊之于昏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凉凉也哉陶朱公曰噫二三子識之爲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無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蠢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于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爲穽也然則赦令

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捍勿治是代之爲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爲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爲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爲不足乎漁者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艤而觀之遂沒郁離子

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巳之長自聵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巳之長者不知巳樂言人之短者不知人不知巳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聵人有耳目而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況於自瞽自聵乎瞽且聵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蔑之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

納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為人國家計哉故因其矜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爲諂與欺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姦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况於慕效之相承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矣蠅生蛆而蛆復爲蠅蠅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術慮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諂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姦者熄矣

瓠里子之芟謂其大夫曰日君之佐服病獸人曰得生馬

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驂僕雖未與也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瓠里子曰僕亦竊有疑焉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僕聞有國者必以農耕而兵戰也農與兵孰非君之民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爲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爲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圉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驂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爲君畏之

蒙人衣狻猊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爲畏巳也返

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
其不走也叱之爲虎所食郁婁子泛于河中流而忽濔水
渦煦而出之得壼以濟岸以爲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
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
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妄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
懼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以爲祥喪其心
矣其能免乎
越人冦不韋避兵而走剡貧無以治舍徘徊于天姥之下
得大木而庥焉安一夕將斧其根以爲薪其妻止之曰吾
無廬而託是以庇身也自吾之止於是也驕陽赫而不吾
灼寒露零而不吾凄飄風揚而不吾溧雷雨晦冥而不吾

震撼誰之力耶吾當保之如赤子仰之如慈母愛之如身體猶懼其不蕃且殖也而況敢毀傷之乎吾聞之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鍾鳴而巢鳥悲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況於人乎郁離子聞之曰哀哉是夫也而其知不如一婦人也嗚呼豈獨不如一婦人哉則亦鳥魚之不若矣

郁離子曰鳥獸之與人非類也人能擾而馴之亦何所不可為哉鳥獸以山藪為家而豢養于樊籠之中非其情也而卒能馴之者使之得其所嗜好而無違也今有養鳥獸而不能使之馴則不食之以其心之所欲處之以其性之所安而加矯迫焉則有死耳烏乎其能馴之也人與人為同類其情為易通非若鳥之無知也而欲奪其所好遺之

以其所不好絶其所欲彊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從其果心悅而誠服耶其亦有所顧畏而不得已耶若曰非心悅誠服而出不得已乃欲使之治吾國徇吾事則堯舜亦不能矣

或問致人之道郁離子曰道致賢食致民淵致魚藪致獸林致鳥臭致蠅利致賈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則天下無不可致者矣是故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亡傷也粤人有學致鬼者三年得其術於是壇其室之北隅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爲妖聲聞于外一夕其人死而㸐其室鄰里莫不笑之

漢八年高皇帝崩呂太后臨朝聽政大臣患匈奴之彊將與爲和親議使者太后惡宦者中行說欲去之故使往焉欒布諫曰陛下之所以使中行說者不過以匈奴驕恣必不能善待漢使或留之則非我所惜從而棄之耳臣獨以爲不便夫使所以達主命釋仇講好決疑解紛卑不可以屈國體高不可以激敵志察變應機以制事權國之榮辱已之休戚非素所愛信而知其忠且亮者不可遣也今中行說刑臣也名不齒於國士又陛下之所素惡夫素惡於君則不重其君名不齒於國士則不重其身臣懼其泄國情而開敵釁也弗聽欒布退謂辟陽侯曰子不力諫北邊自此弗寧矣昔鄭伯惡其大夫高克弗能去而使帥師以

纍狄次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潰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病鄭伯也今使説也如匈奴無乃棄説以及其介幣乎昔晉之敗于邲也先穀實往楚師楚之敗于鄢陵也苗賁皇實在晉此古人之僨車轍也上必悔之

郁離子曰人之度量相越也其猶江海之於瀸泉乎瀸泉之微積而至于海無以尚之矣而海亦不自知其大也惟其不自知其大也故其納不已而天下之大莫加焉聖人之為德亦若是而已矣是故汧泉納瀸泉池納汧泉溝納池澮納溝谿納澮川納谿澤納川江河納澤而歸諸海故天子海也公侯卿大夫江河也川澤也庶官谿澮之類而萬民皆瀸泉也瀸泉之於海其相去也不亦大縣絶矣乎

而其勢必趨焉其志之感情之達如氣至而蟲鳴也如雨來而礎潤也君人者惟德與量俱而後天下莫不歸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廣不能使人來量不弘不能使人安故量小而思納大者禍也溝谷之鱦不可以陵洪濤萬樊之駕不可以御飄風大不如海而欲以納江河難哉

楚王好祥有獻白烏白鸜鵒木連理者羣臣皆賀荀卿不來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不佞奉賴先君之遺德羣臣輯睦四鄙無事鬼神鑒格而降之祥大夫獨不喜焉願聞其故荀卿對曰臣少嘗受教於師矣王之所謂祥者非臣之所謂祥也臣聞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皇麒麟為下而可以為祥可以為妖者不與焉故凡物之殊形

詭色而無益於民用者皆可以謂之祥可以謂之妖者也是故先王之思治其國也見一物之非常必省其政以為祥與則必自省曰吾何德以來之若果有之則益勉其未至無則反躬自勵畏其僭也畏其易福而為禍也以為妖與則必自省曰吾何戾以致之若果有之不待旦而改之無則夙夜祗惕檢視聽之所不及畏其蔽也畏其有隱慝而人莫之知也夫如是故祥不空來而妖虛其應今三閭大夫放死于湘鄢郢夷陵皆舉于秦耕夫牧子莫不荷戈以拒秦老弱餽餉水旱相仍饑饉無蓄雖有鳳皇麒麟日集于郊無裨楚國之罅漏而況於易色之鳥亂常之木乎王如不省楚國危矣王不寤荀卿乃退處蘭陵楚遂不振

以亡

郁離子曰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於信善防人者必不足於智知人之疑已而弗舍者必其有所存也知人之防已而不避者必其有所倚也夫天下之人焉得盡疑而盡防之哉智不足以知賢否信不足以弭欺詐然後睢睢焉惟恐人以我之所以慮人者慮我也於是不任人而專任已於是謀者隱識者避掊者愚巧者拙廉者匿而圓曲頑鄙之士來矣圓曲頑鄙之士盈于前而疑與防愈急至於術窮而身憤愈悔其防與疑之不足不亦痛哉

郁離子曰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惟聖人

爲能知盜執其權用其力攘其功而歸諸已非徒發其藏
取其物而已也庸人不知焉不能執其權用其力而過其
機逆其氣暴天其生息使天地無所施其功則其出也匱
而盜斯窮矣故上古之善盜者莫伏羲神農氏若也惇其
典庸其禮操天地之心以作之君則既奪其權而執之矣
於是教民以盜其力以爲吾用春而種秋而收逐其時而
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
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故曰惟聖人爲能知盜執
其權用其力非徒取其物發其藏而已也惟天地之善生
而後能容焉非聖人之善盜而各以其所欲取之則物盡
而藏竭天地亦無如之何矣是故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

起不極不止也然則何以制之曰過其人盜而通其爲天地之盜斯可矣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爲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窊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漑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

艾大夫曰民不可使佚也民佚則不可使也故曰有事以勤之則易治矣郁離子曰是術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義而公時而度同其欲不隱其情故民之從之也

如手足之從心而奚恃於術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競而子之所用者無非掊克之吏所行者無非朝四暮三之術也子以爲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諸民民亦以是應諸子上下之情交隱矣子徒見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離也見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故自喜以是爲得計而不思惡勞欲逸人志所同是故先王之養民也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惡今子反之庸非罔乎上罔下則不親下罔上則不孫不孫不親亂之蘊也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子爲司直乃不循先王之舊章而以罔教僕實不敢與聞大夫雖憖弗能改也

韓非子爲政于韓且十年韓貴人死于法者無完家於是

韓多曠官王謂公叔曰寡人欲用人而韓之羣臣舉無足官者若之何哉公叔對曰王知夫種樹乎臣家國東郊世業種樹樹之材者松柟栝栢可以爲棟梁種之必三五十年而後成其下者爲樫杺樸樕種之則生不過爲薪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臣俱種之世享其利是以富甲於韓國臣鄰之宴叟急慕而思効之植松栝不能三年不待其成而輒伐之以爲常僅足以朝夕食無餘也今君之用人也不待其老成至於不克負荷而輒以法戕之棟梁之材竭矣一朝而屋壞臣恐束薪不足以支之也

郁離子曰虎之力於人不啻倍也虎利其爪牙而人無之

又倍其力焉則人之食於虎也無怪矣然虎之食人不恒見而虎之皮人常寢處之何哉虎用力人用智虎自用其爪牙而人用物故力之用一而智之用百爪牙之用各一而物之用百以一敵百雖猛不必勝故人之爲虎食者有智與物而不能用者也是故天下之用力而不用智與自用而不用人者皆虎之類也其爲人獲而寢處其皮也何足怪哉

郁離子曰水赴壑鳥赴林蠅赴臭不驅而自至者也而奚以召之哉利者衆之所逐名者衆之所爭而德者衆之所歸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故聚天下者其猶的乎夫的也者衆矢之所射衆志之所集也堯舜以仁義爲的而天

下之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爲之均之不使其爭逐也及其至也九州來同四夷鄉風穆穆雍雍以入于其的之中桀紂以淫欲爲的而天下之不善聚焉收天下之所爭逐者私諸其入及其窮也諸侯百姓相與操弓注矢的其躬而射之是故不能仁義而爲天下的者禍也故秦之未帝也天下莫彊焉及其吞六國而一位號不過再世匹夫呼而與之爭天下並起和之莫不以秦爲辟者的所在也陳涉先起而先亡以其先自王以爲秦兵之的也故曰不爲事先動而輒隨者不爲的而已矣昔者秦攻韓上黨上黨之守馮亭以上黨歸于趙趙人受之是以有長平之敗趙國幾亡夫秦之所欲取者上黨也兵之所加不選其

韓與趙也惟上黨之所在耳介山之草木何罪而焚乎子推之所在也是故辭禍有道辭其的而已矣

秦惡楚而善於齊王翦卽師伐楚田璆謂齊王曰盍救諸齊王曰秦王與吾交善而救楚是絶秦也鄒克曰楚非秦敵也必亡不如起師以助秦猶可以爲德而固其交田璆曰不然秦虎狼也天下之彊國六秦巳取其四所存者秦與楚耳譬如摘果先近而後遠其所未取者力未至也其能終留之乎今秦豈誠惡楚而愛齊也齊楚若合猶足以敵秦以地言之則楚近而齊遠遠交而近攻秦之宿計也故將伐楚先善齊以絶其援然後專其力於楚楚亡齊其能獨存乎諺有之曰攢矢而折之不若分而折之之易也

此秦之已效計也楚國朝亡齊必夕亡秦果滅楚而遂伐齊滅之

郁離子曰多能者鮮精多慮者鮮決故志不一則厖厖則散散則潰潰然罔知其所定是故明生于一禽鳥之無知人之所不知者一也人爲物之靈而多欲以昬之反禽鳥之不如養其枝而枯其根者也嗚呼人能一其心何不如之有哉

郁離子曰水鴞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所願欲莫切於飽與安也故孜孜以候之氣將來而必知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暵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者莫如蟲故以刖守闇以瞽聽樂取

其專也魯人有善言易者百家之訓詁疏義無不誦而記之命之卜則不中吳有醫與之談脉證必折而請其治疾無不愈者故曰誠則明矣水鴞之知風穴蟻之知雨誠也蹶叔好自信而喜違人言田于龜陰取其原爲稻而隰爲粱其友謂之曰粱喜亢稻喜隰而子反之失其性矣其何以能穫弗聽積十稔而倉無儲乃覗于其友之田莫不如所言以穫乃拜曰予知悔矣既而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於時者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其友又謂之曰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又十年而大困復思其言而拜曰予今而後不敢不悔矣他日以舶入于海要其友與偕則

氾濫而東臨于巨淵其友曰是歸墟也往且不可復又弗聽則入于大壑之中九年得化鯤之濤嘘之以還比還而鬓盡白形如枯腊人無識之者乃再拜稽首以謝其友仰天而矢之曰予所弗悔者有如日其友笑曰悔則悔矣夫何及乎人謂蹶叔三悔以沒齒不如不悔之無憂也

黔中仕于齊以好賄黜而困謂蓼龍先生曰小人今而痛懲于賄矣惟先生憐而進之又黜蓼龍先生曰昔者玄石好酒爲酒困五藏熏灼肌骨蒸煮如裂百藥不能救三日而後釋謂其人曰吾今而後知酒可以喪人也吾不敢復飲矣居不能閱月同飲至曰試嘗之始而三爵止明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釂忘其欲死矣故猫不能

無食魚雞不能無食蟲犬不能無食臭性之所貌不能絶也
句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喈喈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
翳之翼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喈喈之聲如初發之而得
蛇傷其手以斃郁離子曰是事之小而可以爲大戒者也
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
伏也則僥幸以爲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其所得意惟
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蓋無所用乃棄而爲
桔槔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桔槔無所用則又還爲蓋焉未
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爲兵則老矣郁
離子見而嗟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與然老與少非人之

所能爲也天也藝事由巳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巳也故粤有善農者鑿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澇人謂之宜洩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其年乃大旱連三歲計其獲則償所歉而羸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郁離子曰多疑之人不可與共事儌倖之人不可與定國多疑之人其心離其敗也以擾儌倖之人其心汰其敗也以忽夫惟其多疑也而後逢迎之夫集焉惟其儌倖也而後亡忌憚之夫集焉逢迎之夫道其猜而揜其明亡忌憚之夫盈其欺而厲其暴然後益疑其所不當疑而決其所不當決敗而後悔奚及哉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飛者烏鳶多而鳳皇少豈鳳皇惡而烏鳶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竪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

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於予矣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畜極則洩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奥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

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潸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阽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者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

子誠過矣伊尹得湯而相之湯以七十里之國為政于天下有人民焉有兵甲焉而用之執征伐之權以為天下君而伊尹為之師故得志而弗為伊尹恥之今夫子羈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為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為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柰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

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閟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項羽既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狙丘先生自齊之楚牧猳請見曰先生曷之往先生曰我將見楚王牧猳曰先生布衣也而見楚王亦有說乎先生曰楚王起草萊爲天下除暴秦分封諸侯而爲盟主我將勸之以仁義之道帝皇之事牧猳曰善哉先生之盛心也其若楚國之勳舊何狙

丘先生不恍曰小人亦有知乎是非若所及也牧豭曰臣牧豭者也家貧無豭而爲人牧豭豭蕃則主人喜而厚其傭不則反之故臣之牧豭也舒舒焉詰朝而放之使其蹢躅于叢灌之中鼻糞壤而食腥穢籍朽翳薈負塗以滸則皆由由然不苦牧而獲主人之驩以不後臣之傭臣西家之子慕利而求其術臣靳欲專之弗以告也西家子不能蕃其豭主人怪之恒不足其傭於是爲豭作寢處焉高其垣潔其槽旦而出之日未入而收之擇草以食之不使啖穢臭豭弗得逸則皆亡之野主人怒而逐之今楚國之休戚臣皆豭也豭得其志則王喜不得其志則王不喜矣遑恤乎其他而先生欲使之易其心以行子之道幸而弗聽

先生之福也其或聽焉而不待其終則先生之策未效而先亡王殺王必怒昔者衛鞅以帝王之道說秦孝公終日不入耳及以伯術語之曾未移時不覺其膝之前何哉彼功利之君鮮不務近而忽遠故非堯禹不可與言道德非湯武不可與謀仁義今楚王何如人哉其所與立功業計政事者非適戍之刑徒則殺人之亡命也攘攘其心而炎炎其欲者也而欲與之論道德行仁義是何異於被鹿麋以冠裳而使與人同飲食哉而王非此不可也無乃抗先生之神而無益於道乎且先王之德不如仲尼猶霄壤也仲尼歷聘諸侯卒棲棲而無合然後危于匡困于宋餓于陳蔡之間幾不免焉今楚王之威非直孔子之時諸侯大

夫比也先生之行臣竊惑焉君子謂徂丘先生有救時之心而不如牧豭之識事勢也

郁離子曰烏鳴之不必有凶鵲鳴之不必有慶是人之所識也今而有烏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喜亦莫不惡之也有鵲焉日集人之廬以鳴則其人雖恒憂亦莫不悅之也豈惟常人哉雖哲士亦不能免矣何哉寧非以其聲與是故直言人皆知其爲忠而不能卒不猒諛言人皆知其爲邪而不能卒不惑故知直言之爲藥石而有益于已然後果於能聽知諛言之爲疢疾而有害于已然後果於能不聽是皆怵于其身之利害而然也是故善爲忠者必因其利害而道之善爲邪者亦必因其利害而欺之

惟能灼見利害之實者爲能辨人言之忠與邪也人欲求其心之惑當於其聞烏鵲之鳴也識之

司城子之圉人之子食鯸鮐而死弗哭司城子問之曰父與子有愛乎曰何爲其無愛也司城子曰然則爾之子死而弗哭何也對曰臣聞之死生有命知命者不苟死鯸鮐毒魚也食之者死夫人莫不知也而必食以死是爲口腹而輕其生非人子也是以弗哭司城子愀然歎曰好賄之毒甚猶食鯸鮐乎今之役役者無非口腹之徒也而不知圉人之弗子也甚矣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

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則死退則死進退
無所逃也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夫人之有欲
如嬰兒之欲乳也吾力不足以過之而又不能舒徐以開
之委曲以道之乃欲以一介之微梃其鋒於頃刻是何異
乎以噀滅火以瓠捍刃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
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
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弒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
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
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郁離子曰人莫不親其父母也而弗思他人之亦各親其

父母也莫不愛其子也而弗恩他人之亦各愛其子也故有殺人之父母與子而不顧者及其父母與子之死則不堪其悲是其良心之未亡猶可道而之善也人有不能孝於父母而鍾愛其子者不思父母之於已亦猶已之於子也是其良心雖亡而猶有存者亦未至于不可道而之善也是故聖人立教因其善端而道之使之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俟以明之撻以記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生之者天地父母而成之者君師也不然名雖曰人與禽獸何別焉

郁離子曰小人其猶膏乎觀其皎而澤瑩而媚若可親也忽然染之則膩不可濯矣故小人之未得志也尾尾焉一

朝而得志也岸岸焉尾尾以求之峅峅以居之見于㲉形于色欲人之知也如弗及是故君子疾夫足尾者

郁離子曰食主于療飢其功在飽而甘旨不與焉衣主于御寒其功在煖而華飾不與焉飽煖主也甘旨華飾客也言文而不信行詭而不實是專事爲客而亡其主也是猶構九成之樓而以竹柱也嗚呼人之於事也能辨識其何者爲主何者爲客而不失其權度則亦庶幾乎寡悔矣夫

屠龍子失馬而治廐人曰晚矣屠龍子曰折肱而學醫未晚也昔者齊桓晉文公皆先喪其國而後歸爲五伯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而後滅夫差作諸侯長知武子囚于楚而後歸相晉侯光復先君之業孫子刖足而後爲大國師破

軍斬將威動天下伍子胥喪家出奔而後入郢復其父兄之讐范雎折脅拉齒棄于簀中而後相秦斬魏齊此三君四大夫者方其逃奔困厄之際孰不謂其當與枯荄落葉同腐土壤而一旦光輝煥赫使人仰之如日星之在上向使其甘於危亡而自棄也則亦已矣如七月之旱禾不生矣猶可芟而望其穡若以爲晩而遂棄之田卒荒矣數月而馬歸人服其識

齊宣王與盼子游于囿出鳥獸魚鼈而觀之見其馴狎而不驚也洋洋然有喜色盼子問曰王何以能使之若是哉王曰吾惟其性之欲而弗逆焉耳盼子曰王必以山林處其狐狸猴猿沼處其魚鼈而澤處其鴻雁乎王曰然盼子

曰王必以肉飽其虎豹果飽其猴猿稻粱飽其鴻雁雞鶩
飽其狐狸乎王曰固然盼子曰使虎豹一日無肉猴猿一
日無果鴻雁一日無稻粱狐狸一日無雞鶩則王能安之
乎王曰不能也今欲以澤沼處虎豹狐狸猴猿而山林處
鴻雁魚鼈則王能馴之乎王曰不能也曰然則王之所以
處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所矣彼必感王之德而知所以報
王矣今濟與洸闕河濟洸泗同溢民庻流離無人以拯之
臣請舉豹三晉合兵伐我侵車東至阿無人以治之臣請
舉虎瀛傳之間海溢水冐于城郭無人以蹢之臣請舉鼈
四郊多壘烽火不絕狗偷鼠竊乘時而興無人以治之臣
請舉狐戎卒相持千里餽餉禾黍不登倉廩空竭無人以

理之臣請舉鴈禮典違闕紀法失守敵國使至無人以應
之臣請舉猴忠信不孚民隱其情斷獄多辟無人以明之
臣請舉猨力本無貲草萊滋蔓田野荒蕪以闢之臣請
舉狸而王可以坐鎮齊國矣王勃然色變聆子曰王無怪
也臣以為王不惜桑麻之地以為山林沼澤不惜人食以
養禽獸者為其足以承王之任使也今皆不可則必於人
乎取之而王之待士未見有惟其性之欲而弗逆者也未
見有處之必以其處而食之必以其食者也則王之所重
輕人知之矣而又欲繩之以王之徽纆範之以王之榘度
彊之以其所不能迫之以其所不顧則任王之事者非圖
餔餟則有所不得已焉耳而欲望其悉心竭力與王共治

齊國是何異乎築枯箏以防水鑽朽木以取火哉於是宣王豁然大寤投案而起下令放禽獸開沼澤與民共之禮四方之賢士立盼子以為相齊國大彊秦楚致伯盼子之力也

吳王夫差與羣臣夜飲有鵂鶹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彈也王怪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而惡之與則有口而為不祥之鳴者非直一鳥矣王之左右皆能鳴者也故王有過則鳴以文之王有欲則鳴以道之王有事則鳴以持之王有聞則鳴以蔽之王臣之順已者則鳴以譽

之其不順已者則鳴以毀之凡有鳴必有爲故其鳴也能使王喜能使王怒能使王聽之而不疑是故王國之吉凶惟其鳴王弗知也則其不祥孰大焉王胡不比之虞而鳥鳴是虞夫吉凶在人禽鳥何知若以爲不祥則慮而先爲之防求吾闕而補焉所益多矣臣故曰是好音也

熊蟄父居楚有見聞必言不待王之問也及其之宋宋王雖問之弗言或曰宋王之待先生不薄於楚王而先生或言焉或不言焉無乃異乎熊蟄父曰子亦嘗學樂乎鼓鍾縣矣和之以琴瑟間之以笙磬合止柷敔然後八音諧而簫韶成矣今有陳箏筑笛缶間以鐃鈸和以羯鼓雖有鳴球磬筦其可以雜奏乎是故雷不鳴于啓蟄而鳴于日至

則天道變雞不鳴于鄉晨而鳴于宵中則人聽惑

罔與勿析土而農耨不勝其草罔倂薙以焚之禾滅而草生如初勿兩存焉粟則化而爲稂稻化爲稗胥顧以餒乃俱訴于后稷曰穀之種非良問而言其故后稷曰是女罪也夫穀由人而生成者也不自植也故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蜩螗鳴而芸其草糞壤以肥之泉流以滋之其耨也刪其非類不使傷其根其植也相其土宜不使失其性潦疏暵漑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今女不師諸先民而率由乃心以遏天生乃弗懲爾躬而歸咎于種之非良其庸有愈乎

虵蛬問于羅離子寄曰或稱神僊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

之曰以物請問之曰狐獸也老楓木也而皆能怪變人物之靈夫奚爲不能怪變故神仙人之變恠者也恠可有不可常是故天下希焉曰神仙不死乎曰死曰何以知之曰天以其氣分而爲物人其一物也天下之物異形則所受殊矣脩短厚薄各從其形生則定矣惟神僊爲能有其受而焉能加之故物之大者一天而無二天者衆物之共父也神僊人也亦子之一也能超乎其群而不能超其父也夫如是而後元氣得以長爲之主不然則非天矣

郁離子曰貪與廉相反而貪爲惡德貪果可有乎匹夫貪以亡其身卿大夫貪以亡其家邦君貪以亡其國與天下是皆不知貪者也知貪者其惟聖人乎聖人之於仁義道

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足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是故文王周公孔子皆大聖人也文王視民如傷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以夜繼日坐而待旦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聖人之貪於仁義道德若是哉故以其貪貨財金玉之心而貪仁義道德則昏可明狂可哲而人弗能也故於貨財金玉則貪而於仁義道德則廉遂使天下之人專名貪爲惡德而惡之則小人之罪也

管豹問曰人死而爲鬼有諸郁離子曰是不可以一定言之也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

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矣而又皆為鬼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鬼矣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寃離其寃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夫人之得氣以生其身猶火之著木然寃其燄體其炭也人死之寃復歸于氣猶火之滅也其燄安往哉故人之受氣以為形也猶酌海于盃也及其死而復于氣也猶傾其盃水而歸諸海也惡得而恒專之以為鬼哉曰然則人子之祀其祖父也虛乎曰是則同氣相感之妙也是故方諸向月可以得水夫遂向日可以得火此理之可見者也虞琴彈而薰風生夔樂奏而鳳皇來聲氣之應不虛也故鬼可以有

可以無者也子孝而致其誠則其鬼由感而生否則虛矣故廟則人鬼享孝誠之所致也不然先王繼絶世以復明祀豈其鬼長存而餒乃至此而復食耶

江淮之俗以丰指寅申亥爲天地水三官按罪錫福之月而致齋以邀祥焉滿三年計之多不得祥而得禍人曰若是乎鬼神之渺茫也郁離子曰果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夫神聰明而正直者也惟其聰明也故無蔽焉惟其正直也故無私焉無蔽無私不可欺也則亦不可媢也今擇其按罪錫福之辰而致齊焉是欺之也焚香爇燭朝夕稽叩拜跪是媢之也人之稍有知識者不受欺與媢而况於聰明正直之鬼神乎今之致齊者非濫官汚吏姦胥悍卒即

市井豪僧及巨商大賈之爲富而不仁者使鬼神果有按罪錫福之典則斯人也降之祥乎降之禍乎故曰若是則鬼神不渺茫矣

海島之夷人好鯉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裸壤之國不衣見冠裳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羞蜜唧而珍桂蠹貢以爲方物不受則疑以遯郁離子曰世之抱一隅之聞見者何莫非是哉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汚惡潔衆枉惡直衆惰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嫚惡禮猶鵂鶹之見人而赫也故中國以夷狄爲寇而夷狄亦以中國之師爲寇必有能辨之者是以天下貴大同也

晉鄭之間有躁人焉射不中則碎其鵠奕不勝則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也盍亦反而思之乎弗諭卒病躁而死郁離子曰是亦可以爲鑒矣夫民猶鵠也射之者我也射得其道則中矣兵猶子也行之者我也行得其道則勝矣致之無藝用之無法至於不若人而不勝其憤恚非所當恚焉得而不死

郁離子曰今有人焉坐高堂之上指使臧獲則不得其心者十恒七八不得其心而怒叱左右惎之色與聲並厲左右承顏而接言懼其怒之將已遷也而亦以厲出之受指使者不知吾怒之所在則倉惶而愈亂愈不得於吾心則吾之怒愈加出愈厲承顏而接言者亦不知吾怒之所在

以意度意愈甚而愈吾違故小怒則小違大怒則大違雖以劒梃臨之不能使之得吾心也是故君子之使人也量能以任之揣力而勞之用其長而避其鈌振其怠而提其蹶教其所不知而不以我之所知責之引其所不能而不以我之所能尤之誨之循循出之申申不震不暴匪怒伊教夫如是然後懲之而不敢懟刑之而不敢怨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如是斯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郁離子曰樹天下之怨者惟其重已而輕人也所重在此所輕在彼故常自處其利而遺人以不利高其智以下人之能而不顧夫重已輕人人情之所同也我欲然彼亦欲然求其欲弗得則爭故爭之弗能而甘心以上人者勢有

所不至力有所不足也非夫人之本心也勢至力足而有所不爲然後爲盛德之人雖不求重于人而天下之人莫得而輕之是謂不求而自至今人有悻悻自任者矜其能以驕有不自已出則不問是非皆以爲未嘗發言盈庭則畏之者唯唯外之者默默焉然後揚揚乎自以爲得而不知以其身爲怨海亦奚益哉昔者智伯之亡也惟其以五賢陵人也人知笑智伯而不知檢其身使亡國敗家接踵相繼亦獨何哉

荆人有畏鬼者聞槁葉之落與蛇鼠之行莫不以爲鬼也盜知之於是宵窺其垣作鬼音惴弗敢睨也若是者四五然後入其室空其藏焉或偁之曰鬼實取之也中心惑而

陰然之無何其宅果有鬼由是物出于盜所終以爲鬼竊而與之弗信其人盜也郁離子曰昔者趙高之譖蒙將軍也因二世之畏而微動之二世之心疑矣乃過其請以怒恬又熵其憤以激帝知李斯之有諫也則揣其志而先宣之反覆無不中於是君臣之猜不可解雖謂之曰高實爲之弗信也故曰讒不自來因疑而來間不自入乘隙而入由其明之先蔽也

或問於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彊無梗猾無間故令不孩而行請問之曰天下之宴安也人不嘗

苦辛不知亂之無所容其身而易於怨上故一拂其欲則憤激而思變有從而倡之亂斯作矣是故老成之人慎紛更焉非爲苟也畏未得其利而先覩其害也故民猶馬也廐牧以安之豆粟以飫之旦而放之莫不振鬣而奔風牝鳴而牡應嘶馳踶突惟意所如不可逐而羈也及其負鹽車歷阪腸流汗蹶足飢不得秣倦不得息踰數百千里而歸望皁櫪如弗及見圉人而欲沫則雖鞭之使逸否矣及此而調之其有不服者乎是故聖人與時偕行時未至而爲之謂之躁時至而不爲之謂之陋今民風不淳而古道之廢與欲不欲者各半故以大德戡大亂則井田亦可復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弦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朋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獺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脈色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梏于耳目而止非知天人者矣

郁離子謂執政者曰物之所貴於天下者以其少有而難得也如使明珠如沙黃金如土則人皆得而有之其何以

能貴乎故服有章爵有等使人不可以安覬然後王命尊而榮辱行此鼓舞天下之竒貨也昔者趙王得于闐之玉以爲爵曰以飲有功者邯鄲之圍解王跪而執爵進酒爲魏公子壽公子拜嘉焉故鄗南之役王無以爲賞乃以其爵飲將士將士飲之皆喜於是趙人之得爵飲重於得十乘之祿及其後王遷以爵爵嬖人之舐痔者於秦伐趙李牧擊却之王取爵以飲將士將士皆不飲而怒故同是爵也施之一不當則反好以爲惡不知寳其所貴而已矣

郁離子曰天下之重禁惟不在衣食之數者可也故鑄錢造幣雖民用之所切而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必藉主權以行世故其禁雖至死而人弗怨知其罪之在巳也若鹽則

海水也海水天物也煑之則可食不必假主權以行世而私之以爲己是與民爭食也故禁愈切而犯者愈盛曲不在民矣或曰若是則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先王之禁亦過與曰先王之禁非奄其利而私之也將育而蕃之以足民用也其情異矣矧百畝之田無家不受而不飢不寒乎

或問於郁離子曰在律婦有七出聖人之言與曰是後世薄夫之所云非聖人意也夫婦人從夫者也淫也妬也不孝也多言也盜也五者天下之惡德也婦而有焉出之宜也惡疾之與無子豈人之所欲哉非所欲而得之其不幸也大矣而出之忍矣哉夫婦人倫之一也婦以夫爲天不

矜其不幸而遂棄之豈天理哉而以是爲典訓是教不仁以賊人道也仲尼沒而邪辭作懼人之不信而篤聖人以逞其說嗚呼聖人之不幸而受誣也久矣哉

郁離子卷終